

从香港叙事到人类寓言 ——论陈赞一微型小说的叙事策略、主题深度与文体创新

刘海涛

湛江科技学院、岭南师范学院教授。

摘要：香港学者型作家陈赞一的微型小说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对生死爱欲等终极命题的深刻探索，以及自觉的文体意识和文体实验，创建出一种具有明亮辨识度的“香港叙事”与“百姓群像”，成为勘探现代都市人性复杂性与深刻性的典范。他以香港独特的城市空间为容器，捕捉底层普通人的生存悖论；运用并创新微型小说的“并置重复、折叠跳移、留白隐喻、反转突变”等叙事策略，让短小篇幅承载丰厚的历史与心理内涵；将地方经验升华为对人类普遍困境的现代性思考，实现了从香港故事到人类寓言的升华，为香港文学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了兼具本土性、现代性与人文深度的鲜活样本。

关键词：陈赞一；微型小说；香港叙事；文体创新；闪小说

在香港文学的谱系中，微型小说以灵动的笔法、对都市脉搏的敏锐捕捉以及对市民心态的即时反映，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它既是商业社会快节奏阅读的产物，也承载着作家在有限篇幅内对复杂现实进行艺术提纯与哲理沉思的文学表达。陈赞一的创作，正是在这一脉络中涌现出的一个兼具深度与开拓性的代表。他并非单纯的“故事讲述者”，而是一位集创作者、教育者、哲学博士以及文学活动组织者于一身的“学者型作家”。这样的多重身份，使他的微型小说创作超越了娱乐消遣或道德教化的单一功能，转变为一种融合东西方的文化视野、宗教情怀、生命教育与形式实验于一体的复合型艺术实践。

陈赞一的微型小说创作起步于1989年。目前已出版有《一点道理》《死亡死亡》《陈赞一微型小说变奏》等三部专集。我们将沿着“叙事策略—主题创意—文体价值”的三重逻辑，深入剖析陈赞一究竟是如何以微型小说为棱镜，映照香港普通百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完成对人性深度与生命意义的持续追问，创造“香港叙事”和“百姓群像”的微型小说新文本的。

一、作为“手术刀”与“镜像”的微型叙事

陈赞一的微型小说创作比较早地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引发过较多、较深入的讨论。东瑞（2000）、袁龙（2024）、高健（2025）、王海峰（2025）、丘凯文（2025）、林浩光（2002）等学者和作家，从不同途径入手，对其作品展开过多方面分析。这些研究大致描绘出三个彼此关联的阐释：一是对其作品的哲思主题，特别是爱与死亡母题的探寻；二是专注于叙事形式的改革，特别是对镜像隐喻以及跨文体实验的重视；三是针对其创作的文化定位以及跨媒介意义展开了探讨。

（一）主题创意：爱的母题与生死哲思

若要真正认识和理解陈赞一，首要把握的是他特有的身份定位。学界人士大多留意到，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香港底色——诸如屋邨、校园、茶餐厅、写字楼这类场景，弥漫着本土的生活氛围。但是，他的香港特色并非仅停留在风情刻画上，他具备哲学博士的学术背景，长期从事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研究与教学，还积极组织微型小说的教育与推广。这样的多重身份，使他的微型小说能够突破了消遣或者教化的单一功用。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陈赞一微型小说的创意天地，围绕着一些核心母题做精心构架。

“爱”被看作是他创作的根基。他宣称“爱是文学的母题”，并身体力行，在创作的全程中贯穿一种“无私的爱”。这种爱并非空洞的抽象口号，而是化作亲情里本能的奉献、爱情中日常的温情，还有陌生人之间宝贵的暖意。他运用明显的对比方式，既彰显人文关怀，又深入分析着人性里的自私本质。在对死亡母题做集中、系统的探究，成为了他创作中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高健（2025）指出其作品所探讨的是向“死而生”的哲理，死亡书写在此处并非是渲染恐怖氛围，反倒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生命教育，引领读者思索有限性里的生存意义。他在创作中同样饱含着对社会的关怀，批判物质至上观念，洞察世间人情冷暖，还对边缘群体以及动物伦理展现出深切的同情（丘凯文，2025）。王海峰（2025）更进一步表示，其死亡书写包含着相对主义现实性的辩证思考，引领读者对经验背后的复杂逻辑展开反思。这些主题并非彼此孤立，它们一同勾勒出一幅以爱为基调、以死亡为思考核心、以民众的悲欢为脉络的香港精神图景。

（二）叙事艺术：形式创新与镜像隐喻

陈赞一的创作能具备如此深刻的内涵，这与他对于微型小说文体形式的高度自觉以及创新意识紧密相连。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探讨相当丰富：第一，他在“重复”手法的运用上十分惹眼。林浩光（2002）等学者提出，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基于营造循环的感觉，暗示生命的单调和无常，灵活地打破微型小说追求简洁的惯例，让形式自身参与意义的创建。第二，镜像隐喻叙事被归纳为其主要特性（王海峰，2025）。他的创作鲜做单向度的判定，而是精于搭建人物、情境、观念彼此映照、相互对勘的镜像结构。第三，他的跨文体尝试同样受到广泛关注。他把书信、诗歌、编年体等体裁融入微型小说，凭借结构改革（例如用编年体浓缩人生历程）勇敢挑战，拓展微型小说文体的表达范围。这些技艺创新的叙事显示，形式对于陈赞一而言，不是被动的小说载体，而是主动的探测工具。

当下的陈赞一研究已有了一个基本认知：他的微型小说，凭借中西交融的文化视角与主动的文体探索，为香港微型小说贡献了典型的文例。他的创作好似艺术解剖刀和多棱镜，绝非单纯描摹生活，而是构建起了映射情感、社会与人生复杂辩证关系的多维之镜。正是基于这种共识，我们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陈赞一到底是怎样具体运用这些叙事策略，去深入探究香港百姓的生存状况与人性深度的？他别具一格的香港叙事与百姓群像是怎样基于形式变革而成型的，并最终升华成具备普遍意义的现代寓言的？

二、主题深度的勘探：爱的母题、死亡哲学与香港精神图谱

若说陈赞一的学者身份为他的创作筑牢智性根基，那么其作品真正触动人心的力量，源自他对几个核心母题的执着探寻与多义创建。《一点道理》《死亡死亡》和《变奏》这三部作品集，宛如一组精巧谋划的三联画，共同描绘出一幅精神图景：其基调是爱，思索的核心是死，而描绘图景的线条，乃是香港普通民众的日常悲喜。

（一）“无私的爱”：从文学母题到救赎伦理

陈赞一清晰主张“爱是文学的母题”，且用自身创作贯穿了“无私的爱”这一核心观念。在他的笔下，爱由抽象理念转变为具体可触的和多方面的人际抚慰，成为抵御现代都市疏离和人性冷漠的伦理资源。

他在亲情方面的创作如同《爱》所显示的：一位母亲和孩子与一名陌生人在人行道前行时，亲见从高空掉落的花盆击中孩子。目睹惨剧时，陌生人说：幸好不是砸中我！而那位母亲则说：为什么不是砸中我！陌生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让他庆幸这一悲剧未波及自身；这和母亲对子女毫无保留的爱，母亲甘愿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孩子生存，构成了鲜明对比，凸显母爱的牺牲特质与人性里的自私本色；他的爱情创作大多舍弃浪漫传奇，着眼于日常温情与岁月厚意。《信》中讲述淑贤对乐行存在着既怨恨又爱慕的复杂情感；《温

暖》里夫妻彼此提供的日常暖意，均是从烟火生活中萃取的深情。

他刻画陌生人彼此间的温情十分动人，《何月满》属于其中的优秀作品。中秋佳节的夜晚，一位孤独的老兵和身世凄苦的店员何月满在烧腊店内对饮。在你来我往的问答中，何月满这个名字从单纯的个人符号，转变为“何时月圆人圆”的对家国的探寻与对人生的感慨。两个孤独灵魂的片刻相逢，映射出城市人际淡漠里稀有的温馨亮光。在《宗教大全》中，子仁把购书的钱全部送给丧偶的菲佣，他的行为已然超出宗教教义的争论领域，直接实行爱陌生人的共通精神。陈赞一对于爱的这些书写，形成抵御社会疏离和人性冷漠的伦理资源。

（二）“向死而生”：死亡凝视中的生命启蒙

倘若讲爱为陈赞一创作的基调，那么针对死亡母题系统而集中的探究，便形成其作品最突出，也最彰显其教育家身份的特色。他直接表示：“人若不认识死亡，便会欠缺智慧。”他的作品集《死亡死亡》的书名的有意重复，这是一种执着的提醒，诚请读者共同注视这一终极命题。他的目光最先触及到生命在宏大领域里的渺小。《故事集》中基于一个看似平常的扫墓情景，触及到了生命本义的宏大命题。儿子心生好奇，不明白为何母亲墓碑之上只有两行颂词，而周边墓碑仅刻着生卒年月。父亲回答：这就是他们一生的故事。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语，蕴含着极大的震撼力：绝大部分平凡个体的生命历程，在历史长河里被简化成一串数字，其丰富的生命故事被完全忘却。这展现出人类存在里的一种深沉的渺小性与普遍的命运状况。《算不了什么》从内外两个方面展现死亡。从内部视角看，何可仁遭遇车祸临近死亡时，思绪如潮对家人满怀牵挂；从外部视角来看，在旁人眼中，他的离世消息只是一条普通的社会新闻。内外对照鲜明地表明：每一个生命对于其自身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人来说，都是独具特色、富有意义的宇宙；而针对冷漠的他者世界而言，或许算不了什么。《张教授之死》更是对社会性死亡展开探讨。张教授的生命并非自然逝去，而是在制度的刻板、同事的排挤、学生的冷淡所共同形成的冷暴力里慢慢凋零。这种书写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造成精神窒息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

但是，陈赞一对于死亡的书写并非是渲染恐怖或宣扬虚无，他探讨的是“向死而生”的人生哲理。直面死亡的必然和生命的有限，能促使读者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珍惜当下生活，思考超越生命本体的价值。这种书写从本质来讲，是一场深刻的生命教育，引领读者在认可生命有限时，更真切地思索怎样活着。

三、微型叙事里的集体人格与人性勘探

陈赞一塑造香港普通人群像的微型小说集，堪称一份精细入微的城市人性报告。他并未勾勒香港霓虹闪耀的外在，而是着眼于阳光难以抵达的幽微处——那些被高速前行的浪潮席卷、倾轧的个体生命样态，他真切地勾画香港社会群体里广泛存在着的矛盾和冲突，描摹人们在繁华都会中的孤单与抗争，揭露出人性在极端境况下的多个复杂状态。其人物画卷中多是普通百姓、职场职员、学校师生、底层工人、新移民等。他们的群体画像，一同形成香港特定历史阶段（特别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到新千年）一份鲜活的社会心态档案。

（一）城市作为实验室：叙事悖论中的人性显影

物质生存与精神尊荣的恒久拉扯，是陈赞一重点探寻的人性内涵。《何显扬》的主角是从大陆移民至香港的文化人士。为了维持生计，他上门教授他人钢琴与唱歌。历经多年拼搏，最终他得以入住公租房，无需再上门授课了。读者看到的，是他善待学生、遵循香港的家教准则，凭借一技之长在这片土地上立足。为了那一丝职业尊严，他过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这真切地勾勒出改革开放之初最早一批迁居香港的文化人低微却又自尊的形象。

《遗物》讲述小玲和母亲在处置因车祸意外去世的姐姐的遗物时，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与冲突。小玲期望留下姐姐的一两件衣物和鞋子当作纪念，母亲却坚决予以反对，理由是姐姐因交通意外离世，死时未能瞑目，她担忧姐姐的灵魂会来侵扰她们。但是当母亲在姐姐遗物里发现价值达 10 多万元的钻石项链后，就推翻自己之前的观念与做法，不再将姐姐的遗物视作垃圾丢弃。母亲这般为获取物质利益而表里不一的做法，形象地描绘出普通人于物质生存需要面前容易改变自身执念的形象，体现平常人在日常活动里的双重人性。

个人抗争与社会体系压力中间的默默较量，形成人性显示的第二个方面。《何立彬》讲述了一位一心活在他人目光下的女强人的悲剧。何立彬担任学校校长，她感冒生病，医生劝她休息，可她非要逞强，心里想着：我多少年没请假，这可是我的骄傲！结果那天她不但比任何人都更早到校，完成了所有工作后，还把一到六年级的作业都检查一遍。为了胜过竞争对手赵老师，她更以严苛的标准去查看赵老师班级的作业，最终直接累倒晕过去。在工作与生活的巨大压力之下，这位职场女强人最终支撑不住。这个人物形象堪称是香港文化职场人的典型写照，那些于压力中奋力抗争的模样，都是做给旁人看的，这般人性缝隙里的阴暗之处，是何立彬悲剧的根源。针对这种冲突模式，陈赞一往往把它放在日常的、制度化的都市职场环境里，显出了现代人在系统机器里身为零件所遭受的超出生理极限的折磨。

人际关联与内心疏离的当代悖论，这是陈赞一敏锐察觉到的第三种城市弊病。《聚》的情节场景为姨妈、母亲和弟弟、儿子们进行聚会交谈。为着一种虚假的面子，他们彼此隐瞒真实情况，亲属关系既不真挚，也缺少信任，展现了现代城市人际关系中的疏远与伪装，成为了都市化进程里人际关系异化的真切写照。《热线》讲述的是香港中青年群体的生活故事。上世纪 80 年代，在香港流行的心理咨询电台中，有一位 7 号热线咨询师。他整日都在电话接听中，为众多存在情感、生活、工作方面障碍的人开展心理咨询和安抚。晚间回到自己家里，他反倒想着要找别人倾诉，期盼获得他人的慰藉，让他人来化解自身生活与情感方面的各类困惑。这个构思堪称一个绝妙的微型小说反转突变。人物的职业身份与外在和内在的状况有 180 度的反转，展现了现代都市人一种常见的精神困局，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功利性的关联，真正的理解和共情沦为稀缺之物，就连助人者自身也陷入情感荒芜中。陈赞一在这篇作品中揭示的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一种结构性孤寂。

经由上述三重悖论的汇聚，陈赞一为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描绘一幅人性的精神图谱，记载人们在繁荣表象之下的焦虑、压抑和渴望。他的作品故而拥有了微型小说文体理论所倡导的“故事意蕴的阔大涵盖面”，从某一特定城市的故事，指向所有现代都市人群的生存难题与普遍人性。

（二）形式作为显微镜：微型小说叙事策略下的人性深掘

陈赞一实现这种深刻的人性探寻，并非仅仅依靠选材的敏锐与聪慧，而更在于他对微型小说这一文体高度的自觉以及出色的掌控能力。他巧妙运用微型小说理论归纳的多种创作模型与叙事方法，让形式自身成为深化主题、展现人性的精准显微镜。

先看他怎样基于“非线性叙事与时空折叠”来拓展有限篇幅里的心理深度。微型小说的精短篇幅，对叙事效率有很高要求。陈赞一采用的策略是机智地“折叠跳移”。他善于在有限的现实场景里，用对话、回忆以及人物内心活动，把人物的过往经历、历史创伤“折叠”进当下的单一场面。《忽然不见了》仅围绕单一场景进行叙事，故事主角对着母亲的墓碑诉说：两个月之前，大埔火车站旁边公园里面的那棵木棉树忽然不见踪影。故事的主角自言自语地融入三件往事：其一是主角在大埔居住已有 28 年，每到木棉树开花之时，他都会给木棉树拍照留存纪念；其二是 25 年之前，他和妻子倩文一起观赏木棉树，那时两人的肩头都落满白色的棉絮；其三是 15 年之前，他与倩文领着两岁的志仁去观树，志仁伸手去抓飘飞的棉絮。这三段往事插叙结束，叙事再度回到起始场景，主人公对着埋葬母

亲（母亲因中风去世）的土地接着诉说：看不见那棵树了。这三个折叠的往事材料，承载着母亲在世时全家美满时光的记忆；文章首尾的呼应，实际上形成一种对比式的变形隐喻。读者不禁思考，那株陪着他们一家度过美满日子的木棉树，果真用肉眼看不到吗？这可能是主人公由于母亲去世过度悲恸而变形的暗喻。这段仅几百字的人物自白，运用“折叠跳移”法，暗指了人生缺失母爱的深刻伤痛。

其次是具有独特魅力的留白与隐喻艺术，它直接激发读者的“研读共创”。陈赞一的讲述是冷静、自持甚至近乎素描的，很少流露出作者的主观评价。他在关键处刻意“留白”，制造叙事的断层，搭建起一个有力的“召唤结构”，邀约读者凭借自身的经验去填充空白、实现意义的最终生成。《中断》运用极度的留白方式营造出叙事张力。作品主角超杰身为富商家族的独子，其人生路径展现出高度的直线式成功：小学时的学业成绩一直处于前三名，中学时确立医学理想并顺利考入大学医学院，大学期间和英文系女生建立恋爱关系，毕业后由父亲出资开办千余尺规模的私人诊所。这种看似顺畅的人生叙述在文本结尾处被“怎知，有一次……”的开放式表达完全打破，与标题“中断”构成了故事叙事的断层。这个叙事策略基于三重不确定性，构建起了“文本召唤结构”：其一为生理方面的生存危机；二为职业发展遭遇的挫折风险；三为家族命运出现突变的可能。这种“留白”技艺需要读者运用自身经验来实现意义创建，展现微型小说基于叙事空白激发接受主体创造力的审美特性，证实了伊瑟尔所提出的“文本召唤结构”理论于微型叙事的实践意义。这类微型小说所独有的叙事方式，造就极大的文本空白，促使读者运用自身的经验与想象来参与意义的建立。陈赞一作品所展现出的人性的复杂与深邃，正是透过作者的精心构思和读者的自主解读共同实现的。

此外他擅长提炼微观冲突与瞬间突转，以此捕捉人性和命运的本义。微型小说善于展现瞬间的戏剧性冲突，但是陈赞一笔下的突转，通常并非外在情节的惊人反转，而是内在心理防线的细微崩塌，亦或是一种行为模式的、令人惋惜的惯性轮回。《再来一次》描绘了这种循环的情形。故事主角何金发被查出患有癌症，大夫告知他只剩三个月的存活期。由于有一笔200万的业务要开展，他内心十分不甘，跟余牧师讲，要是能重新活一回，他肯定不会如往昔那般忙碌奔波地过日子。余牧师劝他祈祷。祷告一周之后，何金发的病症奇迹般地好转，但是他又投身于一笔2000万的生意，全然忘却自己再活一次的承诺，进一步导致病情再度发作。大夫再次告诉他仅剩三个月的寿命，他跟余牧师讲想重新活一回。在弥留之际，余牧师再度赶来，何金发又一次立下誓言：如果能再活一次……话音未落，他就停止了呼吸。何金发一次又一次起誓，一次又一次违背承诺，最终落得无法“再活一次”的结局。这种“斜升爆点”的叙述，精准归纳了人性里对钱财的贪婪特性，以及因追逐身外之物导致自身生命终结的惨剧。

陈赞一极富天赋地采用细节的诗化与物象的象征，在微观方面承载宏观的哲思。他非常看重核心细节与物品细节的萃取，擅长运用饱含诗意的细节以及承载象征意义的物象。《吃饭》挑选了“饭粒”这一毫不起眼的日常事物当作叙事的核细节心。五岁女童翠玉掉落一粒米饭，有一只蚂蚁开启了艰难执着的搬移，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在临近成功之际却被女孩无意间踩毙。这一单一情境的细微事件，从蚂蚁的视角得以放大，形成一个完备的英雄式举动与悲剧性收尾的象征寓言。饭粒搭建起人类儿童和昆虫世界之间的联系，蚂蚁的拼搏与覆灭，体现出一切弱小生命在庞大、无章的命运力量跟前的脆弱、徒劳以及无声的悲剧。细节的诗意以及物象的象征，共同实现对生命普遍状况的哲学审视。《赢》的核心细节为人机对弈。白发老人黄麒和电脑对弈，胜了一万五千多局。计算机却说：你落败了，毕竟你耗费一生与我对弈。你离世后我还会和其他人下棋。这点明了人类在永恒机器面前的有限特性。但是黄麒回应道：我真正赢了，因为我赢的是一生的乐趣。此对话的细节之处，把胜负的评判准则从客观成效转变为主观感受，刹那间提高创意的质量：生命的

价值并非在于抗衡永恒或者占据上风，而在于过程所带来的体验和愉悦。一局对弈的细节，蕴含有关生命价值及存在意义的深邃思考。

经由上述四种核心叙事策略的交错运用，陈赞一让微型小说的形式张力和主题深度实现了高度统一。他的叙述并非故事的附庸，而是创意的动力；他的形态并非内容的载体，而是探查的工具。

四、文体创新的价值：作为先驱的“闪小说”实践与形式实验

陈赞一对“微型小说文体学”有一个突出的贡献：他创作过大量的篇幅约几百字的极短篇作品，其中不少属于典型的“闪小说”。他的这类创作实践，比微型小说界正式提出和推广闪小说的文体概念的时间要早，成为了数智时代新小说文体的一位主要先驱以及自觉的探索者。

（一）“闪小说”文体的早期自觉与典范意义

闪小说属于微型小说的一个亚类型，一般是指字数在 600 字以内的超短篇故事类型，它用非常精简的篇幅实现完整的叙事，同时具备小说的人物、情节、主题等文体要素以及能带来瞬间爆发的阅读冲击力。闪小说概念在 2007 年前后于中国大陆被清晰倡导，2010 年后逐步流行。但是回顾创作历程，陈赞一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创作的《天窗》《横》《无鱼》《遗产》《聚》等作品，篇幅都仅有几百字，但在立意的新颖度、结构的完整性、哲理的浓缩和艺术的回味上，均符合后来对闪小说的定义。陈赞一进行的“百字小说”创作，能够看作是闪小说文体在得到理论命名以前的、具有高度自觉性的艺术实践。他证实了，在非常有限的篇幅之中，追求叙事的微小、新奇、精妙、凝练，以小见大、有较多的留白文本和意外结局，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自足的审美闭环，激发出强大的思想力量。

（二）闪小说立意的三重建构：哲理、反讽与留白

陈赞一闪小说艺术成就，主要在于其在极短篇幅里实现立意的多层性与隐喻性。其立意建立主要表现为两种相互补充的具体方法：富有哲思的物象隐喻和镜像叙述。他善于把抽象的哲理融入具体平常的物象里，用隐喻和镜像结构来引发思索。《横》系列三篇，都用“壁虎断尾”这一主要意象串联起各异的人物和车祸情形，让壁虎的“断尾与人的断腿”、“吱叫与呀叫”建立起跨物种的镜像对比。这种“反复”显示的意象，不但强化了命运的随机性和生命的柔弱性，还在并置当中推动读者反省人类对自身悲剧的冷淡态度，实现对生命哲学的深度探寻。《天窗》对比了“看见真正天空”和“装设人工天窗”这两种抉择，以寓言的方式探究自然本真和人工替代、精神自由与自我束缚的哲学论题。

反讽式反转里的世情洞悉。陈赞一的闪小说，往往基于情节的意外转折，针对社会心态展开犀利且冷静的反讽。《遗产》堪称反讽艺术的经典之作。儿子在父亲丧事上非常吝啬，一心幻想继承巨额遗产后大肆挥霍，但是遗嘱却明确其继承数额仅为所支付殡葬费用的百倍。这一转折不仅营造出阅读的愉悦感，更似一把尖锐的手术刀，分析物质主义对亲情的全然异化与算计，展现在金钱逻辑之下伦理关系的荒谬颠倒。

（三）形式创新与文体边界拓展

陈赞一的文体创新观念，不光显示在闪小说的篇幅把控上，还体现在对微型小说传统叙事样式的突破以及跨文体的探索上。他在结构方面大胆采用“重复与变奏”。在《横》系列以及《无鱼》里，他采用了“重复”这一往往被视作小说冗赘的手法。但是这种“重复”属于“有意味的形式”，它加强了命运的循环感、不可抗拒性以及普遍性，形式自身成为主题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传承了刘以鬯《打错了》的实验理念，并演变为更富哲学意蕴的系列变奏。更为激进的是他跨文体与符号化的创新探索。陈赞一不满足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敢于开展跨文体的实验。《成长》运用编年体方式，基于甲、乙、丙、丁这

类符号化人物，讲述他们从死亡开始，通过不同葬式（土葬、天葬、海葬）转变为自然物质，进一步滋养后代生命的循环历程。这部小说基本抽离具体情节、人物个性与情感抒写，以近似科学报告或者哲学寓言的模式，冷静地展现生命在物质方面代际传承的最终真相，形式和主题实现惊人的符合。《史》采用类似数学公式的符号进行叙述，虽表述晦涩，却展现出强烈的探索精神。

陈赞一在闪小说里开展的形式探寻，表明了微型小说并非“小技”，而是能够承载重要主题、开展严肃形式试验的“大道”。他所进行的创新探索，为华文微型小说文体的拓展、深化以及现代化进程，提供极富启发性的途径。

五、余论：从香港故事到人类寓言的升华及其文学史意义

陈赞一凭借对香港都市体验与市民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对微型小说叙事方法的高超运用，对文体样式的主动创新，在华文文学界，特别是华文微型小说领域，营建了一道别具一格的景观。他对微型小说文体创新探索的价值与意义，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归纳和总结：

（一）完成了“香港叙事”的深度化与哲学化

陈赞一让微型小说从捕捉都市外在表现，变为勘探城市精神核心的深度探测器。他舍弃虚浮的都市奇景描绘，直接接触及香港人在快速现代化、高度商业化社会里所面临的生存压力、精神困局以及人性的多面性。他的创作成果是一部由众多短章组合而成的香港平民精神史，真实记载在时代剧烈变迁、物质极度膨胀以及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浪潮里，普通个体的期望、拼搏、退让以及那些难以察觉的细微韧性的坚持。更为主要的是，他给“香港故事”增添深沉的哲学内涵，包括爱的伦理、死亡的必然、生命的局限、存在的价值。他的香港叙事，超出社会学的现象记载，获得哲学性的沉思特质，使香港的都市体验承载起终极性的追问。

（二）实现了从地域经验到普遍困境的艺术转化

这体现陈赞一创作中非常可贵的超越特质。他所创作人物面临的具体难题——职场异化（《何立彬》）、人际隔阂（《聚》）、情感物质化（《爱情小说》）、孤独症表现（《热线》）、面对体系时的无力感受（《剥皮》）——均带有了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特定浓度与特征，但其核心实则是现代性本身的普遍成果。他所刻画的，是任何处于高度分工、消费主义泛滥、节奏加快、传统社群瓦解的现代都市人都可能面临的精神状况。故而他笔下的香港，成为了一个用以观察现代性后果的典型样本和浓缩剧场。无论来自何地的读者，都能从他的作品里看到自身生存状况。这种从特殊里提炼普遍的能力，恰是伟大文学的主要标志。他创作的微型小说，已由“香港叙事”进阶为有关现代人生存状况的“人类寓言”。

（三）推动了微型小说文体的艺术自觉与边界拓展

从文体贡献来看，陈赞一的微型小说有着双重价值。首先他是华文闪小说的杰出先驱和自觉的实行者。在理论领域未明确提倡这一文学体裁之前，他的《一点道理》《死亡死亡》里已收录众多艺术上成熟、立意深刻的“百字小说”，凭借坚实的创作成果，提前为这一文学体裁的合理性与艺术潜力提供高质量的创作文例。其次在更为宽泛的微型小说领域里，对“折叠跳移、留白召唤、镜像隐喻、象征凝练”等叙事模式有娴熟的创新运用，拓展了微型小说的表现方式，表明在有限篇幅内完全能够开展复杂叙事与深入思索。他所进行的跨文体尝试，大胆地突破传统小说理念的界限，探寻微型小说和哲学寓言、实验文本相融合的新文本。他立足于香港这片土地，却结出具备普遍价值的成果；延续“文以载道”的东方传统，融合了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与存在主义的哲学关怀。他为香港文学留存

了一份不可缺少的厚重的文学档案，也为全球华文微型小说的文体演进，提供一个融合本土性、现代性、思想性与实验性的重要样本。他的创作启示我们：微型小说的“微”，体现在篇幅方面；而它能够承载的“大”，在于人心、时代和哲思。

参考文献：

- [1] 陈赞一. 一点道理[M]. 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2000.
- [2] 陈赞一. 死亡死亡[M]. 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2002.
- [3] 陈赞一. 陈赞一微型小说变奏[M]. 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2014.
- [4] 东瑞. 人生和人性的精致解剖刀——序陈赞一的极短篇集[M]//陈赞一. 一点道理. 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2000：序言页.
- [5] 林浩光. 微型小说的新视野：略谈陈赞一《死亡死亡》[M]//陈赞一. 死亡死亡. 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2002：序言页.
- [6] 袁龙. 寓教于小说：陈赞一微型小说刍论[J/OL]. (2024). (见陈赞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网站：<https://hkg.databasesets.com/zh-hans/gongsimingdan/number/1811448>.)
- [7] 王海峰. 相对主义现实性：陈赞一微型小说的镜像隐喻叙事[J/OL]. (2025). (同注释6).
- [8] 高健. 生命的沉重与无奈、意义与升华——读《死亡死亡》兼谈微型小说的哲理书写[J/OL]. (2025). (同注释6).
- [9] 丘凯文. 论陈赞一微型小说的改编效应与传播意义——以《陈赞一微型小说变奏》为例[J/OL]. (2025). (同注释6)

本文为广东省 2026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微型小说创意写作研究”(GD26H04) 的阶段性成果。